



▲一九一九年，某次花選中的才、藝、色三科「博士」 (圖三)

故宮博物院收藏五幅標註「狀元」、「榜眼」字樣的年輕女子照片。若按現在的審美標準，她們雖然不一定都能稱作美人，卻也相貌端莊，衣着時尚，頗有幾分明星的「範兒」。那麼，這些既非格格、宮女，也不像宦家閨秀的人物，身份究竟如何？查閱相關史料，得知她們都是清末上海《遊戲報》選出的「艷榜」(花榜)名妓。它們雖然隻鱗片爪，卻可透視出當時的世態風俗。

左遠波 文、圖



▲滬上奇景：小腳妓女出堂會時由龜奴扛在肩上出行 (圖二)

(圖二)

「花榜」照片透視清末世態風俗



花榜就是在妓女中進行選美，類似活動早在宋代即已出現。光緒二十三年(公元一八九七年)，《遊戲報》主筆李伯元首度將花榜評選公開化、體制化，陸續在報紙上推出「艷榜三科」，成為影響廣泛的滬上盛事。所謂「艷榜三科」，就是妓女海選的三個名目——花榜、武榜和葉榜。

《遊戲報》艷榜三科

李伯元(公元一八六七至一九〇六年)，名寶嘉，字伯元，江蘇常州人(圖一)，光緒二十三年在上海創辦《遊戲報》。這是中國近代第一份文藝小報，宗旨是「假遊戲之說，以隱喻勸懲」。

故宮藏照解讀

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五幅妓女照片，身份無疑也屬於不同年份的艷榜名妓。那麼，她們是否也是《遊戲報》所選出？下面就依據現有史料線索，分別對其進行簡要考察。

(一)「戊戌春榜狀元」林絳雪

在現存《遊戲報》資料中，有關林絳雪的記述相對較多。她是光緒二十四年(戊戌，公元一八九八年)花榜的狀元，也是次年春季「花選」的第二名「牡丹」。

丁酉(公元一八九七年)花榜開榜後，僅僅一年，很多登榜妓女便名花有主，紛紛適人。於是，《遊戲報》又於戊戌七月第二次開花榜。此次名列前茅者為：狀元林絳雪、榜眼花麗娟、探花沈二寶、傳謝謝倩雲。

從這次花榜開始，選隨報附送照片。報紙與相館合作，將名列前茅的「名花小照」，每人拍印一萬張，定期貼於報紙，每日附送。後因報紙過多，照片黏貼不及，索性要求讀者另掏腰包。這些名妓照片的大量複製，更使她們被視為社會明星而受到追捧。故宮收藏的這幅林絳雪照片，或許就是當時拍印的萬幅小照之一。只是戊戌花榜開榜於當年七月，而照片下面的標註文字卻是「戊戌春榜狀元」。這裏的「春榜」，似為「夏榜」之誤。

《遊戲報》除開艷榜之外，還定期舉辦「花選」。就是按十二月令選出十二名妓女(遇閏月多取一人)，再結合每人的姿態、性格，每月令各司一花，以梅花為魁，牡丹次之。從己亥年(公元一八九九年)開始，花選固定於陰曆二月十二日「花朝節」舉行，名曰「蕊宮花選」。這次的評選結果是：梅花林寶珠、牡丹林絳雪、蘭花謝倩雲、梨花金如玉、榴花范彩霞、荷花花雲蘭、海棠沈韻珊、桂花李媛媛、菊花鄭菊香、芙蓉洪淑芳、山茶林粵梅、水仙高巧雲。

從照片上看，林絳雪長得並不美，目光也略顯呆滯。此女憑什麼能拔得頭籌？有評論說：她品行「平正通達」。看來所謂艷榜，並非完全出於獵艷，人品因素也需要考量。

(二)「戊戌榜眼」李媛媛

己亥蕊宮花選，林絳雪為「牡丹」，李媛媛則奪得第八——「桂花」。除此之外，目前尚未發現其他材料記述其人其事。照片標註她為「戊戌榜眼」，但戊戌花榜的一甲三人卻是林絳雪、花麗娟和沈二寶。若非標註有誤，推測此人很可能是戊戌(公元一八九八年)武榜的榜眼。無獨有偶，筆者在清末明信片，發現一幅她的《白水灘》劇照，也可作為此人曾登「武榜」的旁證。

(三)「庚子夏榜狀元」小顧蘭蓀

光緒庚子(公元一九〇〇年)，《遊戲報》曾在上海、杭州開過兩次花榜，但其過程、人物不詳。這張照片標註「庚子夏榜狀元小顧蘭蓀」，推測此人可能為其中一次的頭魁。

此外，庚子年亦曾舉辦花選，並將相關材料彙集成冊，出版了《庚子蕊宮花選》一書。從中可以看到，小顧蘭蓀名列第四，奪得「梨花」。

(四)「庚子曲榜狀元」小林寶珠

現存的《遊戲報》資料，尚未找到此人之名。查《清稗類鈔》，有《小林寶珠之榮哀》一節可略見其身世：「小林寶珠，滬妓也。貌不甚揚，以歌勝，客趨之若鶩。待酒之局，日以百計，每至即歌，歌已即去……光緒壬寅(公元一九〇二年)夏，染時疫，暴亡。臨危，猶高歌《目蓮救母》一折……」

小林寶珠以歌取勝，當然有機會榮登武榜。照片標註「庚子曲榜狀元」，可知武榜又稱「曲榜」。說她「貌不甚揚」，從照片上看似不過為。

(五)沈麗娟、「劫餘花榜狀元」花蘭芳

這是一幅二人合影，右立者為沈麗娟，左坐者則是「劫餘花榜狀元」花蘭芳。二人或均為名妓，或為名妓與侍女，身份判斷應無問題。

何謂「劫餘」？《遊戲報》曾刊登了一則《擬訂津門劫餘花選啓》，雖然在殘存的報紙中無法找到下文，但基本可以肯定，庚子年(公元一九〇〇年)曾為南渡避難的天津妓女舉行花榜、花選。再根據照片標註推測，「劫餘花榜」頭魁就是花蘭芳。

庚子年後，李伯元停開花榜，其他報紙又紛紛跟進。但此前開花榜的報紙，《遊戲報》可謂獨此一家。據此可以判斷，這幾幅照片均源自該報的「艷榜」。

假遊戲之說，以隱喻勸懲」。由於該報注重青樓，儼然花界的專業報紙，李伯元因此獲得「風月總持」、「騷壇盟主」、「花界提調」等雅號。

《遊戲報》創刊伊始，即以開花榜為首事。具體評選規則是：仿照西方民主選舉辦法，以「薦函」多寡——選票數量決定選舉結果。大致分三個步驟，即徵求薦函、統計選票和公布結果。薦函即對應選妓女的推薦信，主要內容包括被舉薦者的姓名、住址，對其身材、容貌、品行和應對舉止的描述，以及推薦理由等。收到的薦函均以「來書照錄」的形式，原封不動地在報上陸續刊載，每日都吸引着讀者的

眼球。

這年七月初七「女兒節」，首屆花榜正式發布，推出一甲(即狀元、榜眼、探花)張四寶等三人、二甲蔡新寶等三十人、三甲金麗卿等一百零七人。從籍貫上看，狀元、榜眼、探花均被「姑蘇人」所包攬。

當時的上海可謂繁榮「娼」盛，妓女因來歷、籍貫、身份的不同，分為許多種類和等級，歸納起來大致有：書寓、長三、么二，以及最下層的台基、野雞、花煙間、釘棚、鹹水妹、淌白、折白黨等。「花榜」選舉的對象，屬於「書寓」、「長三」等的高級妓女。中榜者雖然不能做官

，也沒什麼獎品，但開榜時每個人的名字後面，都註明住所和評語，冶遊者可「按圖索驥」，名次靠前者自然也就生意興隆了(圖二)。

《遊戲報》所開花榜，相當於科舉考試中的「文榜」。其後，李伯元又套用武科舉之名，開設「武榜」。武榜又稱「藝榜」，並非比試武功、武藝，而是「仿京城梨園前例」，在藝伎中評選技藝出色者。接着更是別出心裁，推出以高級妓女之侍女為評選對象的「葉榜」。意思是說妓女為花，侍女是葉，好花還須綠葉陪。武榜、葉榜均沿花榜之例，分為三甲。

京城也曾開花榜

清朝晚期以前，北京的妓院雖然明暗雜陳，但由於上層社會禁止狎妓，所以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青樓。咸豐以後，妓風大熾，胭脂、石頭等胡同，家懸紗燈，門揭紅帖。每日午後，香車絡繹，遊客如雲。光緒戊戌、己亥年間(公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)，始有上海妓女進京設立妓館，亦名「書寓」，名妓賽金花就是早期的「淘金者」之一。庚子後京師創設警察，規定內城妓院一律遷到外城，並給照收稅，允許公開營業。

當時，京師妓館大體分為三等：小班、茶室、下處。其中一等「小班」和二等「茶室」，多集中於前門外的八條胡同內，故有「八大胡同」之稱，並於民國早期發展到鼎盛。而「茶室以下，非上流人所往」。

花榜之風，也曾波及京城。《清稗類鈔》稱：「就會試而言，則有狀元、榜眼、探花諸名目。而京朝士大夫既醉心於科舉，隨時隨地，悉由此念，流露於不自覺。於是評驚花事，亦以狀元、榜眼、探花等名詞甲乙之，謂之花榜。」光緒二十五年(公元一八九九年)，《遊戲報》曾刊登一則《狀元行賄》的新聞，報道這年京師亦開花榜，其「狀元」小平果向主辦者行賄數百兩。

到了一九一三年，北京《民主報》為八大胡同花界舉辦了一次選秀活動。這是民國成立後的首次妓女選舉，為凸現民國新風，勝出者不再稱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。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，改稱「博士、

學士」，並「分別贈以徽章，以作證書」。但標準仍沿襲慣例，分才、情、色、藝四科，每科評出博士一名、學士若干名。如一九一九年，某次花選的才、藝、色三科「博士」，分別是花君、張金鳳、李金翠(圖三)。

妓女作為游離於社會大眾的特殊群體，其生活方式不同於一般民衆。尤其是部分高級妓女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稱作「有閒」階層，讀書、看報也是她們的日常生活之一。筆者發現故宮收藏的一幅女子讀報的照片，無論人物神態、坐姿、髮式、衣着，還是裏面的布景陳設，都與妓女形象相似。再仔細觀察她手中的報紙，可以發現上面的「群強報」字樣。《群強報》創辦於民國元年，一九三六年停刊。據此推斷，這名女子很可能就是民國早期的京城高級妓女。照片的拍攝目的，不排除報紙利用「明星效應」，為自己做廣告宣傳(圖四)。



▲民國時期北京讀報名妓 (圖四)

名妓照片何以進宮

《遊戲報》將傳統的妓女選舉變換出不同的花樣，滿足了都市人的娛樂心理，並由此獲得了商業利益的最大化。但對於李伯元這位風流才子而言，逐利絕非唯一目的。他是在以其特有的詼諧調侃，借事寓言，進而喚醒痴愚。將進士等第與科舉頭銜，移植於妓女選美，本身就是借助科舉的外殼，嘲弄「神聖」的科舉制度。

那麼，李伯元主持評選的艷榜人物照片，為什麼會堂而皇之地進入宮中？在沒有找到確切的史料之前，我們不妨試做幾種可能性的推測：

一是朝廷關注李伯元其人

李伯元支持戊戌變法，與梁啟超等維新黨人關係密切，不時放言無忌，表達對國事的悲憤之情。甚至還有「西宮窺岷以壓日」等過激言辭，矛頭直指把持朝政的慈禧太后！他的譴責小說《官場現形記》，更以晚清官場為發難對象，集中描寫了官場中的種種腐敗與黑暗，堪稱清末官僚的百醜圖。他的活動可能也曾引起朝廷關注，並為此搜集相關材料，這些照片便由此進入宮中，並被有意或無意中收藏。

二是妓女引領潮流

上海是開埠最早的城市，也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。妓女以其獨特的身份與經歷，容易突破成規束縛，成為新事物的早期接受者和推介者。她們開風氣之先，尤其在服飾穿着和行為舉止上引領潮流

，被視為時髦的代表。在此背景下，出於欣賞時尚或「整肅風化」，這些照片也進入宮中。

三是滿足娛樂需求

清末上海堪稱東方的娛樂中心，在傳統戲劇方面，也居於同北京相抗衡的地位。《遊戲報》在大量刊載妓院、妓女消息的同時，對梨園、優伶也不乏報道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講，娼、優同屬「文藝工作者」，名妓、名伶都具有社會明星的地位。慈禧太后欣賞的譚鑫培、朱素雲等名角，都經常赴滬演出，受到熱烈追捧。宮中的主要娛樂活動就是聽戲，並收藏有大量京劇、崑劇的劇照。由此推之，同時搜集少量名妓照片，似乎也合情理之中。

當然，在尚未發現確切的史料依據之前，這些推測都不能成為定論。

(作者為歷史學者、故宮博物院研究室編審)



▲清末名妓明信片



▲「戊戌春榜狀元」林絳雪



▲「戊戌榜眼」李媛媛



▲「庚子夏榜狀元」小顧蘭蓀



▲「庚子曲榜狀元」小林寶珠



▲沈麗娟、「劫餘花榜狀元」花蘭芳(左)